

第二十一章

祈福庆典

青枫奉旨装病，所有的召见、请安都一一回绝，倒是踏踏实实地过了几天安稳日子。院子里的秋海棠也开了，这十来天里，她忙着摆弄她的花，日子过得很是舒服。

怀孕以后，她比以往更嗜睡，如果燕弘添在她宫里留宿，她早上总被吵醒，躺到巳时就会起来。这些天燕弘添没过来，她都是午时才起。但是今天，天才刚刚亮，茯苓就站在她床前叫她起床了。青枫闭着眼睛，喃喃问道：“什么时辰了？”

茯苓低声回道：“快辰时了。”

辰时……辰时？青枫的眼睛终于费劲地睁开了一条缝，不解地问道：“庆典不是午时开始吗？”怕忘了时辰，她昨天夜里才问过茯苓，午时的庆典，这么早起来做什么？

一看青枫就是没睡够的样子，茯苓微微一笑，一边让身后的宫女把东西准备好，一边解释道：“是午时开始，不过您要现在就开始准备，不然来不及。”往年漪澜宫卯时就开始准备了，若不是看主子有孕在身，她也不会这么晚才过来叫她起床。

来不及？青枫纳闷，不过这时内室里已经拥进七八个宫女，青枫也不好再睡，于是勉强爬起来坐直身子。茯苓见她终于起来了，麻利地接过宫女递过来的毛巾、漱口水、茶盅，开始帮她梳洗，等一切收拾好了，青枫也清醒了。

掀开帷幔，青枫才看清宫女手上端着的东西，金簪步摇、翡翠珍珠等各种饰物，还有一套绚丽的湛蓝华服。想到今天是特殊的日子，青枫明白了茯苓一大早把她叫起来的原因，也就没多说什么，而是乖乖地让如意给她穿戴好，又坐在铜镜前任由茯苓在她脸上涂脂抹粉。

青枫猜到这番折腾必定不会这么快结束，但也万万没有想到，等茯苓弄好，已经是一个多时辰之后了。

仔细地检查了一遍，没有一处不完美，茯苓才微笑地说道：“好了。”

这声“好了”对青枫来说简直就是天籁之音，她一动不动地坐了这么久，腰都僵硬了。她就着茯苓的搀扶，缓缓地站起身，活动了一下腰和脖子。她才起身，就发现一直站在身后的几人发出轻轻的吸气声，那一张张年轻的脸上写满了惊艳。

装扮了这么久，青枫知道自己肯定是美丽的，但是看清铜镜中的人时，她还是不免愣了一下：一袭及地的湛蓝长裙让她本就清瘦的身材显得越发高挑，层层叠叠的裙摆在

秋风的拂弄下，如一朵朵飘舞的浪花，腰带束在胸部以下，隆起的肚子反倒不明显了，高高的发髻上插着七八支紫金长簪，一支翡翠琉璃长步摇流苏垂至肩膀，不需走动已微微颤抖，发出悦耳轻柔的叮当声，每只手上还戴了三个翡翠黄金镯子，显得她的手纤细洁白，茯苓还给她额间和眼尾贴上了湖蓝色的贴花，眉目流转间尽显风华，再配上细致的粉妆，脸上的疤痕倒是没那么扎眼了。她盯着铜镜中的自己看了好一会儿，才幽幽叹道：“需要这么华丽？”

“需要。”三年一次的庆典，对穹岳来说，绝对是最大的盛会，皇后每次都提前半年开始准备，主子是目前唯一得宠的妃子，绝不能失礼于前人。

茯苓在宫里这么多年，也深知青枫不喜浮夸的脾性，还是给青枫打扮成这样，必定有她的原因。青枫习惯性地听从茯苓的建议，没再多说什么，只是笑道：“走吧。”

青枫只带着茯苓和如意出了清风殿。盯着三人远去的背影，岚儿嘴撅得高高的，一脸的怨念，茯苓也就算了，现在一个新来的小宫女都比她得宠，叫她怎么甘心！岚儿在院子里生闷气，夏吟神色平静地走到她面前，把花剪递到她眼前。岚儿瞪着夏吟，恼道：“夏吟姐姐，你倒是沉得住气！”这些日子，自己偶尔还有机会进屋伺候，夏吟姐姐已经好久没能在娘娘面前服侍了，她竟也不急，也不怕最后成了个下等宫女！

夏吟苦笑道：“咱们做奴婢的，要知道自己的本分。主子宠谁，那是谁的福气，自己没那个本事，怨得了谁？”

长她人志气灭自己威风，岚儿冷哼了一声，也不接那把花剪，转身怒气冲冲地回房里去了。此刻夏吟脸上再也没有刚才云淡风轻的样子，她每天都过得胆战心惊。青枫对她显然是有了防备，但是青枫既没为难她，也没把她赶走，不知道青枫心里在想什么。主子那边又一直没有动静，再这样下去，她非疯了不可。

走在宫道上，青枫才明白过来，这个庆典到底有多盛大，以前隔很远才有一盏宫灯，现在几乎是每隔几步就有一个艳红的灯笼。除了有品级的女官，宫女们都统一换上了暗红色的裙装，太监统一穿着暗蓝色衣服，宫道上来来往往的宫人和侍卫也比平时多了几倍。

茯苓看她没有往正阳宫的方向走，问道：“主子，您不过去找皇上？”

“找他做什么？”青枫轻哼一声，“这种时候能站在皇上身边的只有皇后，我过去有什么意思？”她会去参加这个庆典，一是好奇六国闻名的穹岳庆典是什么样的，二是猜想姐姐肯定是要进宫的，能见上她一面就最好了，她才不在乎燕弘添怎么样呢！

青枫自己并没感觉到语气中的酸味，茯苓却是听得明明白白，她和如意对视一眼，两人都没有多话，毕竟青枫也说得对，能参加庆典的后宫嫔妃并不多，除了皇后可以和皇上一同走上主位，其他人都没有资格，就连太后也只能坐在旁边而已。

庆典在乾阳殿前举行，青枫过去的时候，原本广阔的殿前空地上已经站满了人，很

是热闹。皇宫东大门正对着乾阳殿，宫门大开着，一辆辆马车停在宫门外，五品以下的朝臣都只能站在靠近东大门的地方，青枫只看见后面黑压压的一片人头，什么也看不清。乾阳殿前，她总算看见了几个眼熟的人，看样子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和各国使者一起坐在前面。乾阳殿那长长的白玉阶梯之上，一张明黄色的龙椅放在正中间，龙椅旁边，是一张绯红色的软座长凳，谁会坐在那高高在上的位置上不言而喻，青枫只扫了一眼便别开了视线。

庆典还没有开始，大臣们互相寒暄着，使者们相互吹捧着，好不热闹。好在官员和女眷是分开的，青枫直接朝女眷所在的方向走去。

青枫刚刚走到女眷们休息的地方，众人看见她纷纷跪下行礼，“参见清妃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”

青枫微微点头，大方地笑道：“都平身吧。今日庆典，普天同庆，大家不必拘礼。”

“谢娘娘。”

青枫一眼就看见自家姐姐，也不顾周围的人还跪着，笑着迎上前去，把本就没怎么认真行礼的卓晴扶了起来，开心地叫道：“姐。”

卓晴早就看见一身华贵的青枫了，她本就是年轻美丽的女子，在这样精心的装扮下，自然美不胜收。好在卓晴也是见惯美人的人，心里暗赞了一番，脸上只带着淡淡的笑，说道：“你看起来气色不错。”

青枫笑得无奈，这样妆饰，气色不好才奇怪呢。左右看看没见小妹的身影，青枫问道：“怎么没看见小妹？”

“她……”卓晴迟疑了一会儿，淡淡地笑道：“她不方便过来。”

青枫微微皱眉，大姐已经和楼夕颜成亲了，身为丞相夫人，自然是可以来，也必须来，但是小妹这样跟着凤凌，没名没分，这种场合确实不方便来。那么凤凌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会迎娶小妹为正妻吗？青枫看向百官聚集的地方，楼夕颜一身紫衫，满身贵气，一眼就能看见。在他身后不远处，凤凌站在众人之中，一袭暗银色长衫，腰佩玉带，足踏黑靴，低调中透着奢华，不似以往桀骜，尽显儒雅，只是……脸色略有些憔悴。

卓晴顺着青枫的视线看过去，已经猜到青枫在想些什么，她轻轻拍拍她的手，笑道：“放心，凤凌不会亏待她的。”现在她比较担心的是顾云那粗大的神经，什么时候才能开窍。

青枫不知道顾云和凤凌之间的事情，自然没有卓晴乐观，依旧忧心地说道：“希望如此吧。”

卓晴也不多说些什么，一笑带过，看她怀孕六个月了，还这么纤瘦，正想问问她最近如何，就见她那个秀丽典雅的女官神色略带慌张地赶到她身边，低声叫道：“主子……”

青枫遇见姐姐太过开心，也没注意茯苓什么时候从她身边走开了，但见此刻茯苓眼

底的焦急和慌乱，心知定是出了什么事。青枫对着卓晴抱歉地笑笑，便和茯苓往旁边走了几步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茯苓上前一步，贴着青枫耳边低声说道：“慧妃今早开始就肚子疼，估计马上要生了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现在要生？

青枫慌了神，这一声低叫惹来几道惊讶的目光，她赶紧收敛心神，拉着茯苓又往旁边走了几步，声音压得低到不能再低，急道：“你快带稳婆过去给她接生。”

茯苓面有难色，却还是点头应道：“是。”

刚要走，茯苓的手腕上忽然一疼。“小心一点。”青枫刻意压低的声音和手腕上的疼痛都显示着她心中的慌乱。茯苓用力地点头应道：“主子放心。”

今日庆典，各国使者觐见，宫里的禁卫军比平时多了一倍。即使是平日里人迹罕至的冷宫，这个时候怕也有禁卫军巡视。青枫在心里暗骂一声，甄箴，早不生晚不生，偏偏赶在这个时候生！

“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身后传来一道询问声，虽然语气柔和，但青枫还是被吓了一跳。她回头看去，见姐姐正担忧地看着她，赶紧回道：“没事。”

见她嘴里说着没事，脸上却还是惊魂未定的样子，卓晴轻叹道：“有什么事别憋在心里，说出来我们都会尽力帮你的。”青枫毕竟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，性情又刚烈，每每做事都不计后果，看着她脸上比自己 and 顾云深得多的疤痕，卓晴总有一种胆战心惊的感觉。估计她上次帮自己盗太后私印，也是危险重重、不遗余力吧。占据了姐姐的身体，享受着她对姐姐的情义，卓晴早已经决定把青枫当作妹妹来照顾了。

清冷的声音算不上温柔，却比往常多了几分自信和笃定，姐姐确实和以前不一样了。胸中流淌的暖流，平息了心中慌乱，青枫点点头，回道：“我知道，真的没事。”

显然她是不愿说了，想想后宫里的事情，自己似乎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卓晴也不再多问，两人随意闲聊了几句，青枫明显心不在焉，卓晴干脆也住了嘴。正午时分，一名礼官走上乾阳殿前的石阶，笔直地站在石阶的顶端上，一句话都没说，原本喧闹的空地上，渐渐安静下来。身边的人犹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，卓晴轻推了一下青枫的肩膀，说道：“看样子仪式快开始了，你过去吧。”

“嗯？”青枫回过神来，抬眼去看，就见一行百来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从乾阳殿后面走了过来，看那阵势，来的人必是燕弘添。青枫抱歉地看着卓晴，今日难得有机会和姐姐亲近，自己却……青枫满面愁容，卓晴只是爽朗地一笑。虽然不舍，青枫也只能往乾阳殿前走去，白玉石阶下的空位才是她应在的位置。

“皇上驾到！”

青枫才刚站定，不同于以往尖细的太监吆喝的浑厚男声响起，一声声由远及近传来，除了禁卫军依旧威武地站着，其他人同时俯身跪地行礼。

青枫有孕在身，不方便行礼，只能半屈身体，也因此，在燕弘添出现的那一刻，她一眼就看见了他。燕弘添今天穿着一件墨黑礼服，肩袖的位置，用金丝绣了两条飞天金龙，腰上扎了红玉环带，紫金发冠在阳光下，闪着刺眼的金光，平日就冰冷的寒眸此刻越发深沉，微扬的嘴角丝毫没让他看起来亲和一些，似笑非笑的样子反倒透着一股不容直视的王者之气。辛玥凝和许久未见的楼素心走在燕弘添左右，两人皆是一袭精美礼服，满身华贵。辛玥凝那暗红华服的拖地大裙摆上，还绣着百鸟朝凤图，与燕弘添的金龙交相辉映，尽显尊贵。

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

“穹帝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

从燕弘添跨上白玉石阶的那一刻起，上千人同时高呼万岁，那响彻天际的呼声震得青枫耳朵发麻，心也跟着颤动。青枫稍稍抬眼看去，乾阳殿上的他，长身而立，表情平静地冷视着俯首称臣的众人。在这一刻，青枫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六国朝拜的天威、什么叫至高无上的皇家威仪。燕弘添只静静地立在那里，就仿佛天地间只有他一个人站立着，接受来自四方的朝拜。

燕弘添落座，呼声停歇。

“平身。”长久的寂静之后，低沉的男声响起。青枫仿佛听到自己和所有人一样，都长吁了一口气。

“谢皇上。”

“谢穹帝。”

燕弘添微微抬手，宫门城口上的长号角同时吹响，洪亮的号角声让人精神为之一振。一会儿之后，号角声停歇，一群壮汉，三人一组地合抱着一面面大鼓，跑进乾阳殿前面的狭长空地，这时众人才注意到，空地中央，架起了一个一丈来高的木台。

壮汉开始一下一下地捶着大鼓，这时，一名女子身着红衣，踩着鼓点从宫门处缓缓走来，手里抱着的那把青玉翡翠古琴格外青翠，她走得很慢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。女子清瘦的身影行走在用力挥臂的壮汉中间，强与弱的对比，透着令人揪心的美感。她走到几个大鼓环绕的高台前，步履轻盈地走了上去，行走间如风中垂柳，尽显女性的柔美。到了高台之上，那女子竟盘腿而坐，将琴置于膝上，举手投足间都透着淡淡的潇洒与超然。

素手一扬，鼓声骤停。一串清音响起，曲调悠扬，如高台上的女子，娇柔中带着几分洒脱。琴音渐弱，几面大鼓同时敲响，打破了古琴清冽之音。曲子细听之下，和上次演奏的略有些不同，有了钟鼓之声相和，《裘图》展现出了恢宏的气势，与这庆典的气氛十分融合，彰显着穹岳大国之姿。玉菡萏弹的这一曲，在未来的三年里也会在六国间广为流传吧。

表演很精彩，可惜青枫现在一颗心都系在慧妃生孩子这件事上，没有什么心思去欣赏。

往年的庆典表演都是由太后和礼部共同组织，大多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今年的表演却似乎很合皇上心意，燕弘添的目光也难得地随着众人的目光一起，落在红衣女子的身上。只是听着这首曲子，他就莫名地想起青枫画的《狩猎图》，曲子和画作相得益彰，却略有些不同。曲子蓬勃大气，如一队经验老到的猎人在追逐分明已是囊中之物的猎物；而青枫的《狩猎图》则更有意思些，那是勇猛好战的猎人与狡黠凶残的猎物之间的对决。

燕弘添嘴角扬起一丝笑意，看向石阶下的青枫，只见她眼睛直直地盯着手里的茶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

“主子……”

青枫等了大半个时辰，茯苓终于回来了。青枫不敢有太大的动作，依然坐着，只是手紧紧握了一下茶杯，低声问道：“怎么样了？”

钟鼓之声很响，即使是正常说话都未必听得清楚，茯苓却还是谨慎地压低声音，贴近青枫耳朵道：“稳婆还在给她接生，但是一直生不出来，怕是难产……”

难产……

青枫始终提着的心倏地一沉，手里握着的茶杯啪的一声掉落在桌上，溅了一桌子水花。

声音不算大，却还是引来好几道关注的目光，其中一道来自高位上的男人。青枫不敢看他，她灵机一动，手捂着肚子，面露痛苦之色。

茯苓惊道：“主子！”该不会是被吓得动了胎气吧？

就在茯苓急着要给她把脉的时候，青枫抓住她的手，微微握紧，神情痛苦，声音却平静地回道：“我没事。”

燕弘添早已收回视线，黑眸依旧看着高台上表演的艳红的身影，却没有了刚才欣赏的兴致，他低声叫道：“高进。”

“是。”不需要燕弘添多说，高进快步走到青枫身边，低声问道：“清妃娘娘，您怎么了？”

青枫手捂着肚子，眉头微微地皱着，笑得有些勉强，“没事，就是……肚子忽然有点疼。”

“来人，宣王御医。”

青枫没想到高进会宣王御医，急道：“别！”除了黄娇外，王御医也是燕弘添专用的御医，医术自不必说，只是他一来，自己不就露馅了？高进感觉到她语气太急，有些起疑。青枫撑着腰，笑着解释道：“没什么大碍，宣林丰来给本宫看看就行了，这些日子都是他给本宫调理诊治，比较了解本宫的身体。”

高进盯着她看了一会儿，才对身后的太监说道：“宣林御医过来给娘娘诊治。”

“是。”太监匆匆跑开，高进却没有回到燕弘添身边，而是站在青枫身后一丈有余的地方，看来没听御医说个明白他是不会走的。

确定高进听不见她说话，青枫低声问茯苓：“她现在到底怎么样？”

茯苓假意给青枫轻拍后背顺气，语气沉重地回道：“不太好，冷宫里没有热水，舞儿昨晚虽然备了一些，现在早就不热了。深秋了，她们一直都盖着薄被子，膳食又差，慧妃已经病了半个月，稳婆说她本来就没什么力气生孩子，现在胎位不正，就更难了。奴婢过来之前，慧妃……正在流血，再这样下去，孩子肯定保不住，连她也要死了。”

重重的鼓点和着铮铮琴声，青枫只觉得每一下都砸在心窝上。现在她若不管，那就是一尸两命。但若是管，又要怎么管？这时候和皇上说，甄箴难产，孩子是你的？且不说皇后必定从中作梗，光是庆典中冷宫妃子产子，宫里竟无人知道，这让燕弘添颜面何在！穹岳颜面何在！不能说，起码不能现在说。青枫的手习惯性地抚上隆起的肚子，眼光瞟到主位上的男人，心里想得越发深远，她这一胎不见得就能生出儿子，燕弘添在位十年只有一个儿子，实在太奇怪也太危险了，甄箴必须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！

心中百转千回，青枫终于开口道：“那就……冒一次险！”

第二十二章

冒险接生

“那就……冒一次险！”

这险要如何去冒？青枫神色冷凝。茯苓心中涌起强烈的不安，主子性子烈，还有些急，上次盗太后私印那样危险的事情，她都没说是冒险，这次……她想干什么？

茯苓还在忧心，青枫已经偏过头，在她耳边轻声说着话。

青枫的声音很轻，语速也不快，茯苓却听得冷汗直流，那轻柔的话像一柄重锤，一下一下地敲击着她越来越脆弱的心脏。这时茯苓真庆幸自己低着头，她知道自己此刻的脸色一定是青白交加。

好不容易听青枫说完了，茯苓只觉得自己的声音和心一样抖得不成样子，“主子，这险万万冒不得……”

“快去。”青枫没让茯苓把话说完，她自然知道茯苓担心什么。若是现在放着甄箴不管，就算最后她和孩子都死了，这事也牵扯不到她身上；但若是她插手了，稍有闪

失，她的罪名只怕比行巫蛊之术更重。光是谋害皇族血脉一项，就足够她死好几次了！但是……那是两条性命啊！就当是为了一个未出世的孩子、为了甄箴、为了自己，也为了……燕弘添，这个险都值得去冒！

见茯苓良久不动，青枫轻叹一声，坚定地说道：“去吧。”

迎着那双冷静笃定的眼眸，茯苓唯有妥协。青枫的决绝和果断曾经是她欣赏和羡慕的特质，现在她只感到无力和无奈。茯苓起身，往乾阳宫后走去。

“茯苓姑娘这是要去哪儿？”茯苓才走了几步，一只手拦住了她的去路。

茯苓抬起头，冲着高进歉意地一笑，回道：“主子身体不舒服，怕是走不回去了，奴婢去准备软轿。”

茯苓知道高进看着她，没敢和他对视，生怕自己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都会被她看出蛛丝马迹。良久，茯苓背后已是濡湿一片，高进才终于放下了手。茯苓暗松了口气，微微欠身行罢礼快步离开。

这时，林丰也被太监找来了，他只是个五品御医，从人群中跑过来，额头上全是汗。林丰被带到青枫面前，赶紧跪地行礼，“清妃娘娘。”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林丰总觉得主位上，有一道视线正盯着他，这让本就心有不安的林丰脊背发冷。

青枫倒是很淡然，也没让他起来，只把手轻轻地放在面前的桌子上。林丰赶紧为她把脉，脉象尚算平和，只是略快而已，没有什么不妥，但是庆典之上叫他来把脉，不可能没有原因，他一会儿要怎么讲？林丰心中纠结，眉头紧紧地皱着，手不敢离开她的手腕，心里又急又慌。

青枫轻咳一声，拿出手绢，遮住口鼻，低声说道：“林丰，你听着，慧妃要生了，现在难产，你待会儿赶快回御医苑，带上最好的药材和诊具到清风殿去。”

慧妃……难产……

因为他还跪在地上，青枫低沉的话语一字不落地灌入耳中，林丰浑身一麻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见林丰面如死灰，青枫已是不耐烦，收回手，冷声道：“你能不能活就看今天了，不需要本宫告诉你应该做什么吧。”

如果慧妃因为难产死在冷宫，青枫可以撇得干干净净，可林丰曾经是慧妃的御医，是怎么也逃脱不了的！他不敢再有一分迟疑，急忙道：“是，下官这就去准备！”

林丰刚刚起身，高进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他身后不远处，“林御医，清妃娘娘身体如何？”

林丰强自定下心神，面带忧色地回道：“娘娘气虚体弱，本该静养，今日庆典人多声杂，怕是受惊了，动了些胎气，还是应该早些送娘娘回去休息。下官回御医苑拿些诊具，再到清风殿给娘娘诊疗。”

看他的样子，娘娘倒不像只是动了胎气这般简单。高进想了想，倒也没再为难他，让他离去。

又是砸茶杯、又是宣御医，庆典的表演还没有结束，青枫已经惹来了太多注视的目光。她微微抬头看向高位上的人，只见燕弘添面色阴冷，黑眸冷视前方，仿佛从未关心过她发生了什么事。青枫心里有些堵，却不肯承认是失望。

青枫没能和燕弘添的目光对上，倒是和辛玥凝那高傲中又带着几分妒恨的目光撞在一起。青枫此刻不想理她，扬声说道：“如意，扶本宫回去。”

有茯苓在身边的时候，如意是不能站在青枫身旁的，现在她跟在青枫身后几步的位置，细心地看出有些奇怪，却又不知道是什么事。此刻听到青枫叫她，如意丝毫不敢怠慢地迎了上去。

如意有些艰难地扶着青枫起身。为了看起来像是不舒服中途离席的样子，青枫一手捂着肚子，脚步缓慢地往乾阳宫外走去。

卓晴同女眷们一起坐在离青枫不算远的位置，当她一站起来，卓晴就发现了。看她脚步虚软，像是很难受的样子，卓晴下意识地立刻看向燕弘添，只见那个叫高进的总管太监正在他耳边不知道说些什么，而燕弘添的脸色越来越暗，却也没有什么举动，只是交代了两句，就继续面无表情地盯着高台上弹琴的玉蕊茜。高进则随在青枫身后离去。

卓晴微微一笑，她想，燕弘添对青枫还是有感情的，青枫对他估计也是又爱又恨吧。可惜一个冷硬一个烈性，两人注定没这么容易得到幸福。

青枫就这样旁若无人地中途离席了，皇上居然也由着她，就连太后也默许了。辛玥凝一口气哽在喉间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：“还真是娇弱啊，如此就应该在清风殿歇着，何苦来自讨晦气。”

对于青枫的突然离席，楼素心也很是不悦，但是此刻她怀着皇家血脉，即使再骄慢，也只能纵容，毕竟燕弘添子嗣一直不兴。对于皇后的不满牢骚，她也就只当没听见了。

水芯静静地站在辛玥凝身后，看向青枫离去的方向，若有所思。

好不容易逃出喧闹的庆典现场，青枫还没来得及松口气，高进却追了上来，“清妃娘娘，乾阳宫里有步辇，您等一下……”

青枫摇头，故作忧心地说道：“不用了，乾阳宫里的步辇是皇上御用的，今日庆典，出入宫闱的人也多，让人看见了不好，茯苓已经去准备了，高总管不必费心安排。”

“这是皇上的意思，娘娘无须忧心。”

是……他的意思？青枫脸色稍霁，刚才因为燕弘添的不理不睬而起的烦闷似乎消退了些。但高进这句话堵得青枫不知如何接下去，好在这时，茯苓正好赶过来，身后跟着一顶八人抬的软轿，轿子很大，像一辆小马车，足够青枫躺下。青枫暗暗松了一口气，还没等茯苓走到跟前，青枫就对高进说道：“茯苓来了，就不麻烦高总管了，皇上那里

应该还有别的吩咐，你忙去吧。”

高进没再说什么，回去复命。如意奇怪地发现，高总管走后，远处原本走得不快的茯苓忽然加快了脚步，几乎是跑着来到了娘娘身旁，更奇怪的是，轿子才刚停稳，青枫就立刻掀开轿帘坐了进去，茯苓也异常急躁地对轿夫说道：“快走。”

八人大轿，轿夫脚力很好，如意小跑着才能赶上，好在过了这条宫道再转弯就到清风殿了。如意气喘吁吁，脚下却没有一分停滞，闷头往前走，却发现走在前面的茯苓忽然停下脚步，如意抬头看去，一队二十来人的禁卫军朝他们迎面走来，为首的将领郭宜还挡在软轿前。

“软轿内是何人？”

郭宜看起来很沉稳，腰佩长剑，隐隐透出英武之风，说起话来掷地有声，品级应该不低。

茯苓一眼就看见了站在郭宜身后的明泽，有些窃喜，他虽冷漠，却似乎总有些偏袒她们的感觉，而郭宜显然就难缠得多。虽心生忧虑，茯苓还是淡定地上前一步，回道：“是清妃娘娘。”

“清妃娘娘？”郭宜仍不让开，言语间颇有几分不敬，“今日庆典，宫中不得使用轿辇，娘娘不知吗？”

茯苓微微皱了一下眉头，她确实不知，但此刻却不是一句不知就能糊弄过去的。见茯苓良久无语，身后的如意低声说道：“娘娘在庆典上动了胎气，是皇上命人用软轿送娘娘回去的。”她刚刚听见高总管还让娘娘乘皇上的步辇回宫，这么说也不算假传圣意。

“可有手谕？”郭宜显然不好打发。茯苓正思索着如何应对，如意毕竟因为年轻，已冲口而出，“没有，是高大人传的口谕。大人若有疑问，去问问高大人便知。娘娘万金之躯，若是耽误了诊治的时机，只怕大人担待不起。”这话有些咄咄逼人，但如意这样的小姑娘说出来倒也没让郭宜太过难堪。

郭宜脸色发黑，又不好发难，青枫毕竟是身怀龙嗣的妃子。他思考着是否放行，两队人堵在宫道上僵持着。

“唔……”

一声低吟从软轿内传来，声音不重，更像是极力隐忍后控制不住的闷哼。此时表演估计结束了，钟鼓之声减弱，在场的又都是武艺高强之人，这不重的闷哼却清清楚楚地落入众人耳中。

“外面是何人？”青枫有些虚弱的声音从软轿内传来。

“禁卫军参领郭宜。”

“本宫身体不舒服，要回宫休息，你们都让开，有何不妥逾越之处，自有本宫担待。”

青枫已经开口，郭宜只得往旁边退了一步，身后的一队禁卫军立刻退立左右，让出

中间的宫道。

他们一让开，软轿立刻快速地通过，朝着清风殿的方向行去。

刚才听到那声闷哼的时候，明泽就觉察到不对劲了，软轿从他身边一掠而过，他闻到淡淡的血腥味。明泽不着痕迹地抬眼去看，刚才软轿停留的地方，果然有一滴暗红色的血滴静静地落在那里。

明泽心下一紧，那是……血迹？她为什么要隐瞒？真的只是动了胎气？还是……

明泽一时没有头绪，禁卫军却还是要继续巡视的，他走到那滴血迹前面，故意踩住，脚下用力，鞋底泥沙和着血滴，在地上只留下一块指甲盖大小的泥污。

禁卫军一行走出数丈，一道清丽的身影从宫道旁的树干后缓步走了出来，在那小得不起眼的暗红色泥污前停下脚步，蹲下身子伸手摸了一下，还有些黏腻，抬起手在鼻尖轻闻，泥土混合着淡淡的血腥味在鼻尖环绕。水芯缓缓起身，盯着那渐渐消失在眼前的轿辇，嘴角若有似无地勾起。

轿辇内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？她很期待。

身后整齐的脚步声渐行渐远，青枫的心却还是不能自持，剧烈地跳动着。刚才甄箴那一声闷哼，吓得她魂飞魄散。青枫不敢再看置于软轿深处的身影，那人身上穿着的宫女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打湿，腿间渗出的血迹将暗红的裙摆浸染成了骇人的黑红色，细长的十指死死地抓着身下的软垫，关节泛白，毫无焦距的双眼瞪着轿顶，脸色惨白发青。茯苓怕她路上忍不住叫出声，让她嘴里咬了一块白布巾，紧咬的牙关憋得脖子上青筋暴起，几次青枫都觉得她要喘不上气来了。

血腥味让青枫几欲作呕，她用手揪着自己的衣领，生生压下那股令人窒息的惊慌。好在清风殿很快就到了，她听见茯苓小跑进了殿内，对着轿夫说道：“抬到台阶上。”

轿子才刚落地，茯苓立刻说道：“你们退下吧。”

八人对看一眼，皆是一脸的莫名，却也没有多待，退了出去。

这么大一顶软轿直接抬到房门口，原来守在小院内的宫人都跑出来了，岚儿好奇地看向软轿，问道：“茯苓姐姐，娘娘这是怎么了？”

“今日庆典，外面太吵了，主子有些不舒服。主子说你们这些日子也辛苦了，难得今日热闹，你们都去看热闹吧。”茯苓迎上前去，没让她走上台阶。

主子不舒服，她们做奴婢的出去看热闹？岚儿吞吞吐吐地问：“这……不好吧？”

“没什么不好的，主子需要安静，你们都出去吧。”甄箴难产，到现在快半个时辰了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眼见这些人还戳在这里不肯走，茯苓急了，冷声喝道：“还不走！”

一向温婉的茯苓突然变脸，胆小的宫女吓得缩了缩脖子。岚儿何曾被人这般呵斥过，心中恼火，轻哼一声跑了出去。感觉到茯苓冰冷的目光看向她，夏吟也立刻走到殿外。

其他的宫女太监们面面相觑，却又不敢不走，且不说娘娘还在软轿里，就是娘娘不在，她一个五品女官说的话，他们也不敢违抗。

待宫人都走光了，茯苓对着呆愣在一旁的如意急道：“去把正门和侧门都锁上。”

“噢。”如意回过神来，赶紧跑去关门。

软轿内一直没有动静，茯苓轻轻掀开轿帘，低声唤道：“主子？”

软轿落下的时候，青枫回头去查看甄箴的情况，刚才还艰难呼吸的人现在忽然不动了，只静静地躺在那里，眼睛还睁着，却没有任何神采。青枫吓得赶紧拿下她嘴里咬着的白巾，但见她依旧微张着口，却不再猛烈地吸气，青枫的心似是一下子哽在喉间，紧张得都忘了呼吸。她颤抖着手缓缓伸到甄箴鼻子下，感受到还有微弱的气息在流动，这才重重地吐了一口气。

这时听到茯苓的声音从轿外传来，青枫忙道：“过来帮我把她扶到床上去。”

茯苓爬进软轿，也被甄箴的惨状惊到。确认她还活着，两人手脚并用地把已经意识模糊的甄箴往外移，青枫有孕在身，茯苓也只是个瘦弱的女子，两人半拖半拽了好一会儿，才把甄箴弄到轿帘的位置，已累得气喘吁吁。

“如意！”

如意关好门，就听见青枫的喊声，又急急跑来，看清软轿前的情景，整个人僵在那里。她早就猜到，软轿里必定有什么古怪，却没有想到里面居然有一个人，还是孕妇，而且，这人竟是已被打入冷宫的慧妃！

慧妃怎么会有孕？她怀的是皇上的孩子吗？那她为何又出现在这里？她和青枫之间有什么关系，至于让青枫甘冒这么大险？她脑子里乱作一团，在看清裙摆上褐红的血渍之后，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“快帮忙啊。”

青枫的叫声震醒了还在惊慌中的如意，如意不敢再细想，赶紧上前扶住摇摇欲坠的甄箴。三人合力，好不容易把人弄上床。或许是因为一路的拉拽，又或许是因为肚子里的孩子在折腾，原来好似晕过去的甄箴又醒了过来，开始哼哼着叫疼，手胡乱地挥舞着，短促而急切地喘着气。

见甄箴好不容易又有了些精神，青枫急问道：“稳婆呢？”

“我让她和舞儿在侧门等着。”茯苓一边回话，一边往院外跑去。

青枫抓着甄箴的手，防止她伤了自己。她稍稍定下心神，对身边已吓蒙了的如意说道：“如意，把门窗全部关死，去准备热水。”

“哦，是。”如意手忙脚乱地关窗关门，床上的人忽然大叫一声：“啊！”

痛苦的哭叫声和难以压制的扭动，让青枫不知如何是好，她只能急急地说道：“甄箴，你要坚持住！你不是说想要一个你和他的孩子吗？你不挺住的话，你和孩子就完了！”

甄箴忽然反手抓住她的手腕，力道大得惊人，“我要这个孩子，救我……救我……”

断断续续的声音像一把刀子，不时地戳着人，知道她能听到自己的话，青枫立刻回道：“我知道我知道，御医马上来了，你和孩子都会好的，你一定要挺住！”手腕虽然疼得厉害，青枫的心却没有在软轿上的时候那么慌了，起码甄箴还有力气抓她。

“主子，稳婆来了，林御医也来了。”房门一下被推开，茯苓带着几个人冲了进来，最先跑到床边的是舞儿。

“主子？您怎么样了，别吓舞儿啊！”不仅舞儿吓得双腿发软，甄箴现在的惨状，谁看见了都会被惊着。

“你们两个愣在那里干什么，现在要做什么、需要什么都快些！她……快不行了。”甄箴的手冰冷至极，青枫虽不懂医术，却也能感受到她的生命正在一点点地流失。

林丰慌忙打开红木药箱，拿出一片百年老参片递给青枫，说道：“给她含在舌下。”

青枫捏着参片，看着身边又开始神志恍惚的甄箴，要是一不小心，参片卡在咽喉里怎么办？青枫瞪着林丰，急道：“她现在疼得要张嘴呼气，怎么含得住？！”

林丰又在药箱里翻出一个红色的瓶子，塞到茯苓手里，“那就撒在她舌头下面。”说完就又在药箱里找着什么东西。

茯苓拨开药塞，闻了一下，对青枫说道：“是人参粉。”

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了，青枫捏着甄箴的下巴，茯苓小心地撒了一点点粉末在她的舌头下。

“热水，热水来了！”如意端着一大盆热水冲了进来。稳婆接过热水，交代道：“要一些干净的软布巾。”

“哦哦。”如意又跑了出去。

林丰终于找出一个长布袋打开，里面放着长长短短、粗细不一的银针。他来到甄箴身旁，对身后的稳婆说道：“我给她施针催产，你接生。”

“是。”难产本来是九死一生的事情，不过现在有御医在场，稳婆的心也安定了些，立刻动手准备接生。

林丰一边拔出银针，一边交代道：“要找个人按住她的肩膀，别让她乱动。”

“好。”青枫来不及多想，就伸手压着甄箴的肩膀。

舞儿上前一步，说道：“娘娘，让奴婢来吧。”自家主子把青枫的手腕抓出了几道深深的淤痕，青枫的额头上也满是细汗，坐在床沿上，凸起的肚子尤为明显。舞儿心里感激青枫，却不明白，她为什么要这么做。

想到自己还有孕在身，青枫点头起身，让舞儿坐到床头的位置上。

林丰施针，也不知刺了哪些穴位，原本已经虚软在床上的甄箴忽然大叫了一声并挣扎起来，力气大得让舞儿差点压不住。

稳婆更加着急，一边鼓励一边叫道：“用力啊，再使点劲！马上就好了！”

本来还算宽敞的内室，因为门窗紧闭，显得拥挤憋闷，随着稳婆的催产和甄箴一声惨过一声的叫唤，青枫觉得肚子也一阵阵地抽疼。茯苓细心地发现了青枫的异状，说道：

“主子，您先到外面去等吧，这里人多。”

青枫也不敢再待下去，由着茯苓把她扶了出去。在外间的软榻上坐下，青枫顺了顺气，才问道：“来的路上还顺利吗？”

“主子放心，来的时候没有遇到禁卫军，奴婢让轿夫把软轿抬到冷宫外面的路口，没有进去，还将轿夫支开了才把慧妃扶进轿子。八人抬的轿子，加一个人的重量应该感觉变化不大，中途他们就算觉得奇怪，也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”

茯苓一边回着青枫的话，一边给她把脉。脉息有些乱，好在没什么大事。

远远地又响起了鼓声，每一下都雄浑有力，庆典仪式没这么快结束，晚上还有晚宴，有一大堆的事能拖住燕弘添和辛玥凝。相比之下，这里要比冷宫安全得多，只要孩子平安生下来，后面的事情都说好。

“啊！”

内室又传来甄箴痛苦的叫声，青枫听得心惊肉跳，“你，你快进去帮忙。”茯苓是医女，会些医术，应该比舞儿和如意帮得上忙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青枫微微一笑，虽然有些勉强，“放心，我没事，就是有些……害怕。我希望两个都能活下来，你快去吧。”

“嗯。”茯苓轻轻点头，绕过屏风进了内室。

“再用点力，马上就要出来了！”

“主子，你要挺住……”

“用力……”

青枫半躺在软榻上，看着屏风里面的一片混乱，原来生孩子是这么可怕的事情，手再次抚上隐隐作痛的小腹，瞬间觉得四肢发冷。

青枫也不知道这样折腾了多久，只见如意来来回回地端了好几次热水，终于听到内室传来一声如释重负的低叫：“生了！生了！”

生了？青枫倏地站起身子，急忙走进内室，只见稳婆手里抱着一个小小的婴儿，那孩子身上还带着血迹，皮肤乌紫乌紫的，脸上的五官像是全皱在一起似的，眼睛紧闭，微蜷着身子，丑丑的样子一点也不像燕弘添和甄箴。这孩子和青枫想象中白白嫩嫩的婴儿完全不一样！

他一动不动，没有丝毫声响，青枫颤声问道：“他……他怎么不哭啊？”不会是……死了吧？

稳婆把那婴孩头微朝下抱提着，在他屁股上用力地打了两下，婴儿终于哭了，青枫暗暗松了一口气。只是这孩子哭得并不太响亮，也没哭多久，便又没了动静。

茯苓用温水洗净孩子身上的血污，拿起一块纯白的布巾将他包好。

青枫好奇地说道：“给我看看。”茯苓将婴儿抱到青枫面前，青枫伸手去接。真正把孩子抱在怀里，青枫开始惊叹，小东西软得不可思议，像没有骨头似的，皮肤不再发紫，却也不白皙，粉红粉红的。她伸手轻轻戳了一下孩子的脸颊，触感柔滑，小家伙还吧唧吧唧了嘴巴。青枫轻笑，问道：“是男孩还是女孩？”

“是皇子。”

太好了！青枫心中雀跃，下一刻，门外砰砰的拍门声却惊得她差点抱不稳手里的孩子。

砰砰砰！

除了躺在床上几近昏迷的甄箴和怀里什么都不懂的孩子，屋内所有人的脸都是一白，惊恐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青枫。

砰砰砰！

门外的人似乎很有耐心，听这规律的敲门声，青枫猜测，门外人很有可能是高进。她深吸一口气，抱紧了怀里软绵绵的小婴孩，如果是高进倒是不难应付，只要不让他进来，纵使 he 再观察入微，也定然看不出什么来。

“青枫……青枫……青……”

青枫正要吩咐茯苓去应门，生完孩子一直半昏迷的甄箴忽然叫了起来，声音不大，却一声地叫个不停。

青枫快步走到床前，回道：“我在这儿。”

“孩子……孩子……”不知道甄箴是真的醒了，还是只是心里挂记着孩子，在昏迷中无意识地呼唤。青枫将怀中抱着的孩子微微举起，让甄箴能看见婴儿的小脸蛋，轻声回道：“孩子很好，是男孩。”

涣散的眼眸眯了又眯，良久，焦距才定在孩子脸上，甄箴想伸手摸摸孩子粉嫩的小脸，可惜手才举起一点，便又无力地垂了下去。青枫看她动一下都那么艰难，正想把孩子放到她床边，却看到甄箴嘴角勾起一丝浅浅的笑容，那抹如释重负心满意足的微笑看得青枫莫名地心惊。果然，下一刻，甄箴像是真的累极了一般，慢慢地闭上了眼睛。青枫急道：“甄箴！甄箴你怎么了？”

砰砰砰！

门外的人锲而不舍地敲着门，床上的人又晕死了过去。青枫心里既急且乱，却不能表现出分毫。

“林丰，快看看她怎么了？”青枫抱着孩子离开床头，让林丰方便医治。她对身边

的茯苓嘱咐道：“茯苓你去看看是谁，如果是高进，就说我没事，只是累了想休息。”

茯苓点头，心里盘算着一会儿如何应付。青枫忽然又说道：“不管是谁，都挡在外面，别让人进来。”

听出青枫话语间的急躁，茯苓低声说道：“主子放心。”庆典未结束，门外绝对不可能是皇上、皇后或者太后，只要不是这三个人，谁来她都能拦得住。

林丰给甄箴施了针，不一会儿，她就醒了，可是一醒来嘴里又开始叫道：“青……枫……”

怕她越喊越大声，青枫赶紧来到床边，压低声音急道：“别叫了，我在。”

甄箴慢慢地扭头看向床边的青枫，再看一眼她紧紧抱在怀里的孩子，眼里蓄满了泪水，紧紧地咬住下唇，哽咽着说道：“如果……如果……我死了，求你帮我照顾这个孩子……”

这算是托孤吗？青枫瞪着甄箴，想也没想，声音既急又冷地回道：“不可能。如果你死了，这个孩子我是不会管的。”

“你……”甄箴没想到青枫会这般冰冷地回绝，还想再说什么，但虚弱的身体支撑不了，她只能艰难地喘着气，一双泪眼满含希冀与恳求，直直地盯着青枫。

青枫把头扭向一边不去看她，林丰不知何时从药箱子里拿出一个小药坛子，倒了一碗浓黑的药汁出来，递给一旁的舞儿，“给她喝下去。”

舞儿扶起虚软的甄箴，用勺子舀了药汁送到她嘴里，可是费了好大的劲儿，她却一点也没能咽下去，黑褐色的药汁沿着嘴角，一点点地溢出来，顺着白皙的脖子全数没入早被汗湿透了的衣襟内。舞儿不知所措地看向林丰，主子现在连吞咽的力气都没有了，怎么喂？

林丰也急了，“一定要想办法喂进去。”这药是他来之前特意配好的，专治产后阴虚，可补血调气，若是喂不进去，甄箴极有可能挺不过今天。

“抱着。”青枫把手里的孩子塞到稳婆手里，一手接过舞儿手里的药碗，一手捏着甄箴的下巴，对着舞儿说道：“舞儿，抬高她的头。”

舞儿愣愣地照做，青枫紧紧地捏着那碗药，也不顾自己大着肚子，地上有多凉，就坐在地上，俯身靠近甄箴，在她耳边恨恨地说道：“甄箴我告诉你，我费这么大力气，不是为了收养遗孤，今天你活他就活，你死他也只能死！”

她知道自己这个时候用孩子去威胁一个将死之人很无耻，但是她不得不这么做。救他们母子，她已经是在给自己找麻烦了，若是甄箴死了，她还要费心费力去证明这个孩子是燕弘添的。再则，一个被打入冷宫的妃子死在她的床上，她怎么解释都是徒劳，她更不知道要拿这个孩子怎么办才好，所以甄箴一定不能死。

显然青枫的威胁很奏效，本来已经弱到眼皮都垂下来的人忽然浑身一震，“不……”

没给甄箴太多说话的机会，青枫举起药碗送到她嘴边，一点点地往里灌，眼看药汁又要流出来，青枫急道：“不想他死就给我咽下去！”

青枫固执地抬着她的下巴，不让药汁流出来。良久，甄箴的咽喉动了一下，舞儿惊喜地低声叫道：“咽下去了！”

总算是咽下去了，青枫已是满头大汗。如此反复几次，总算是喂进去了小半碗。

“主子。”茯苓的声音在屏风外响起，轻轻的，也听不出什么情绪。

“照顾你家主子。”将剩下的半碗药交给舞儿，青枫快步走出去。到了外室，看到茯苓静静地站在那里，一脸沉静，青枫心口一松，疲惫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，门外是谁？”

“是……楼夫人。”

“啊？”青枫完全没有想到，门外的人居然是自家姐姐。

沉吟了一会儿，茯苓继续说道：“还有……水芯。”

刚刚才放松下来的心又是一紧，青枫蹙眉，“她们怎么会一起来？”

“水芯说，皇后娘娘看到您不舒服离场很是担心，想到楼夫人难得入宫，所以让夫人过来陪陪您。”

难道是辛玥凝看出了什么异状？青枫手心直冒冷汗，今天就算是燕弘添来，她都可以应付得了，这孩子毕竟是他的亲骨肉，甄箴也是服侍他多年的人，自己即使会被降罪，只要母子平安，燕弘添也不会把她怎么样。但如果是皇后先知道这事，那就是极大的危险。

见青枫双手紧握，良久无语，茯苓轻声说道：“她们还在门外，水芯执意要陪楼夫人进来看看您。”

进来？青枫朝内室看去，床上的甄箴要死不活的，那小小的婴儿一碰就要碎了似的，木桌上还放着三个装满血水的水盆，更别说带血的布巾到处都是，那张满是血污的大床更是惨不忍睹。但是如果不让水芯见到她探个虚实，也许一会儿再来的就是辛玥凝了。

茯苓也很心急，却又拿不出个主意，只见青枫忽然走进内室，对着稳婆严厉地说道：“别让他哭！”

稳婆赶紧点头，“是。”

“还有甄箴，也别让她嚷嚷。”也不管林丰和舞儿错愕的表情，青枫转身对如意说了一句：“你在里面照看着。”便头也不回地往屋外走去。

茯苓心中了然，跟着青枫来到院里。青枫低头打量了一下自己，衣衫有些皱，并没什么异样，她走到大树下的躺椅上侧身躺好，对茯苓使了个眼神，便闭上眼睛。

来到门前，茯苓深吸一口气，一切只能随机应变了。她轻轻打开门，楼夫人和水芯一如刚才那样静静地站在门外，只是楼夫人眼底透着担忧，水芯脸上仍是不急不躁的微笑。

两人进到院内，意外地看见青枫居然躺在树下的躺椅上。青枫听见动静，才懒懒地